

後漢書

十九傳自...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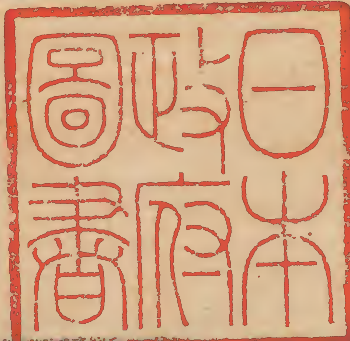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一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一	漢
函	冊	架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40
冊數	20	(19)
函號	279	71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游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

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

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

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

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為京師當有

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牆外而在牆內蕭牆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

也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揚舉也誅皇后兄車

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陰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

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

後漢書八十二下

後漢書八十二下

後漢書八十二下

書奏奔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字文義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竒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五岳不忍也謝承書曰穆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遂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猪人相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後舉孝廉以高第為主事遷繒相繒繒屬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也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

多不法廢嫡立庶傲狠放恣穆到官謂曰臣始除之日市師咸謂臣曰繒有惡疾以平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為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涕泣為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田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

知名謝承書曰穆子字允慈亦為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
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
太山請命太山主人生死行過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
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祖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
拜郡開綬首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
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
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
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
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
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
南陽宗資為討寇中郎將裒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

國史補

為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昔昔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

昔宜發五陽郡兵即有陽謂山陽廣陽漢從孤擊虛以討之

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

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充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

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為羌所

圍數重因留軍中二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

宜乘虛引出往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

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宜

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

筭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為漢中太守公事免後

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出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

宓

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質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為益州牧扶亦為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張秋豪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蜀志曰密字子勳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懷顯乎密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主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豈以采自飾盡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密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卧在弟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温大敬服密之文辯遷大司農而卒郭王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

不測

著針經詠脉法傳於世詠候也音直刃反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王少師事高學方詠六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曹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王各詠一手問所疾苦王曰左陽右陰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王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王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媵理至微媵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媵理也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垂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

郭玉

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作音徒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粲音遊學徐土兼通

截七八九

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計反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昱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脉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內太守之四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瘻發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十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稍瘻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大脛使走馬降犬馬極輒易計馬丈六三

士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
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二三寸許之須
史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錘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
動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送鱗耳以膏敷之創中
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日不得視積年使悉解衣困憊令頭
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使令弟子數人以
鐵刀夾脉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塗被覆汗出周匝飲以亭羅大
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使令坐
石槽中且用寒水及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使令滿
數至將八十灌熱氣力蒸出賢賢高二三尺滿百灌使乃然火温淋厚覆
良久汗冷出著粉汗溲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須臾不
能食是脾半腐可刺腹養瘵也使便飲藥令卧破腹視脾半腐割去惡
肉以膏傅創飲之
藥百日平復也
佗嘗行道見病咽塞者咽塞因語之曰向來

道隅有賣餅人游壘甚酸詩義疏曰壘澹水上浮萍者壘大謂之壘小者為洋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

可苦酒淹就酒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蘇壘也

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

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北壁懸蛇

以十數乃知其奇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

華佗

救 求

女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代苦四支頃口中乾不
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
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
積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
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日並起者也 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為盛怒則差
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弃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
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嘔毒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
詣佗來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
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
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
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為也即作湯
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
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暮當發遇良醫哥救登至期
病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舌頭

風眩佗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曰問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脈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執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佗別傳曰有人病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多此各七壯灸創愈即行也後灸愈多處必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為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日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也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

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強與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而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其為成賢而與之乃故往誰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能經鸚鵡顧熊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鸚鵡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

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鸚鵡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

然四曰援五曰鳥

佐別傳曰吳晉從化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守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

醫晉晉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真牙齒完堅飲食無損

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

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

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

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

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陀

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亡授以漆葉青麩散佐別傳曰青麩者一名地節一

名黃芝主理五臟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佐陀以為佳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疆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

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漆葉屑一斗青麩

疑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

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

白阿從其言壽可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麩生於豐沛彭

華陀

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

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

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事取精於玄批其要谷神不死守

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常屈頸鵲息鵲音居妖反毛詩曰

鷓鴣也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白鷓鴣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

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

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

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木

百里走及鹿羣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

天太上待官也以五嶽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

人列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

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

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也虎伏

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入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狀去如

箭之發異苑云趙疾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咒也

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鳥傷溪水之上麗示注水經曰

縣在鳥傷謂之鳥傷溪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

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

枯樹即生葉易曰枯楊生葉王弼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

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為酌削

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禁架耶後登物故炳東入章

安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光武改為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

升茅屋梧鼎而饗主人見之驚焉梧支也炳笑不應既而

饗熟屋無損異又且臨水求度船人不知之和猶許也俗本炳

乃張蓋坐其中長肅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

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堂於永康至今

又壽光

蚊蚋不能入也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疾祠至今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壺

於肆頭及市罷而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

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

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

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終不聽

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

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鄉為別長房

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說文曰兩人對

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

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念翁乃斷

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

卷之三

卷之三

九

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中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陂在今蔡州新蔡縣西北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雖盲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

葛陂長房

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勅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効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

劉子訓者不知何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今曹州
 劬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
 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
 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
 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
 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
 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
 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
 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疽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
 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
 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
 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因遁去

劉子訓

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
 十處時或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
 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
 摩挲銅人劉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相謂曰適見鑄此
 而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於餘陽鑄金人十二名重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顧視見
 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劉先生小住並
 行應之並猶且也音滿朗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
 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
 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
 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
 爾乃為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視之亡父祖近親數十

祈

後漢書
人皆返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
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為
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其罪坐根嘿而不應
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
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

在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山
傳云松江之好鱸魚味異它處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

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
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
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
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
亦可得也操恐其近郡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

劉左

然

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
使自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
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
斟酌百官莫不醉慈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
酒脯矣鱸酒
牌也操懷不喜喜音許
吏反因坐欲收殺之慈乃卻入
壁中霍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
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
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
何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
許為事
即羝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
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魏文帝典論論卻儉等事曰頽川卻儉能辟穀
飯伏苓其陵其始各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
心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賈暴貴儉倍議郎安平李章
等其辟穀食茯苓飲寒水冰寒中泄利殆至頽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驚視

復漢書

卷之五十五

七

復顏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入競受其補道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入之逐聲乃至於是也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必縣人也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張韶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似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為丹書符効厭逐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音亦與鬼物交通編姓也音意名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姓吳大夫能効百

計上

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所病侯為効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効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効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効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

行容成公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畜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曹植辯

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五本師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胡來獻香燭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臂背出

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呷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
鮓奮尾鼓鯉遊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寧可試
不言是藥去此喻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君
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藥大之徒也君
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
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
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要問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
手皆愈不必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
節度二百餘歲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乃入玄丘山去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
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
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
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
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光美力孟節
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翕如在胎之中嗽音朔
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
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為人所質謹不妄似士
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
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
以送之後弟子夏炳亦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
尸解者言將登仙後
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微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
實乖玄奧

術傳第七十二下

野王二老向逢周土嚴并梁高臺韓矯戴法漢濱老父陳留老父龐公列傳第七十一 逸民 後漢書曰八十三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

稱則天不屈穎陽之高穎陽謂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契孤竹謂夷

齊自茲以降風流彌敏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

長沮桀溺全道若或靜已以鎮其躁謂逢萌或去危以圖其安

薛方詭對王莽也或垢俗以動其隱謂申徒狄是或疵物以激其清梁鴻嚴

四皓之類也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樵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

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豈以親魚鳥樂

標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分音符故蒙恥之賔屢黜不

後漢書

逸民傳

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耻蹈海之節千乘莫

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東海適使矯

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聞長沮桀溺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

莫已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蘊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沽謂街賣也然而蟬蛇蠶

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

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漢室

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

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

不相攜持而去之也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算焉言其遠患之遠也

算字諸本或作慕法三作算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六人

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為

取也算算亦光武側席幽六求之若不及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

逆民

側席而坐前書公孫弘質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

矣毛詩序曰干旄美好音也其詩曰予于干旄右浚之妙易賁卦六五曰

也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嚴光周黨王霸至而

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

者乎論語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

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

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軼絕塵則回瞠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亦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往往而不能反同夫作者列

之此篇論語曰賢者避代其次避地其次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

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

二老者即禽即就也易曰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

即鹿無虞也

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
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
大城於亳帝王紀曰案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下
立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註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
說之驗孔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社預注左傳曰
為近之鄰縣西有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
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
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

高士傳向
字作尚

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

好通老易負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

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易損卦曰二益可用享損益為虛
時借行益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疆

野王高長

也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
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前書慶
字子夏俱遊五嶽名山竟
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

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淳長主捕盜
賊故執楯也大丈夫安能

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
書

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怨以為莽不可諫而好
鬼神即夜持血灑莽第明史終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萌謂友

人曰三綱絕矣謂君臣夫
婦父子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

門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
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

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盆也哭於市曰

新乎新乎王莽為新都侯及
篡號新室故哭之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

邪勞山在今萊州即墨縣東
南有大勞小勞山養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

後漢書

卷七十三

三

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荅太守懷憤而使捕之
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
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
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
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
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
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至君公相友善並
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
去僧牛自隱僧謂也曹兩家賣買之價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即數言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通流歸詐狂僧牛一經二價也

周

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與
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春秋經書紀侯
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享於周紀候潛之也故襄公雖於紀九世猶可復讎乎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刻鬪日既交刃而
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
悟而去自此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
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以建武中
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
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以穀樹皮為綃頭也綃頭解見向樹傳黨服此尚書以待也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
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
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

後漢書

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
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
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
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
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
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
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匹黨遂隱居鵝池著書
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
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弃冠
帶絕交官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
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矣有所不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司徒

王霸

侯霸讓位於霸問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

皇甫謚高士傳曰故梁令閻陽也前書曰太原多並日公族子孫以詐力
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為威
父兄被誅子弟怨憤
至告訐刺史二十石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
壽終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
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
物色訪之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

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
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
蓋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疾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
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不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
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
求人生尚不見當見又臣乎子道來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
慙少可更足光曰買米乎求益也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

後漢書

卷之三

五

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
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
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
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
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
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
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
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
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
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
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後人名其釣
處為嚴陵瀨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至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

安敦光

上平可坐十人臨水
名為嚴陵釣壇也

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

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
浩博也性清高未嘗脩

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

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

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

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

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

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
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

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

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

前書莽改允吾為脩遠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者

北地今寧州也

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

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

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

失亡也

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

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

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

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

以女妻人曰女音尼慮反

鴻並絕不

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

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也鴻聞而聘之

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其及嫁始以裝飾入門

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

具

具丹梁鴻

婦

斥遠也

妾亦偃寒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

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

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

椎髻著布衣塢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

美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

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

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

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

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

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

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

行作詩曰游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愒恒兮傷悴

鴻之居齊適吳也

肅宗之求而避也

行作詩曰

志非非兮升降爾雅註撥恒憂也非非高下不定也撥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乘策兮

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延延論語曰

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建

也言已無慙於獨立所以適道吳者黃異州之人貴尚賢德道搖兮傲嬉續仲尼兮周流儻云

觀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舍其車而就舟船過季札兮延陵求魚連

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其幸

其神靈與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

之同美也芳香兮日臭茂盛也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委結懷恨也究窮口噤噤噤兮余訓嗟恇恇兮誰留訓謗也鄭玄注禮遂至吳

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為人賃春每歸

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具之曰

彼備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

梁鴻

要離刺客之雄
其何可近泊焉

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

博之間不歸御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父卒伯通等為

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

相近要離刺客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

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患恢作

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念高

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

抗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通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

精誦讀書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

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

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鄧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

西唐山也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文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隱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

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審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

陳諫恭博覽篇籍好為六事早愛樂後生孜孜無倦薨諡宣侯即暉之父也

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

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為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

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穎陽洗耳恥聞禪讓

許由隱於穎陽聞堯欲禪

乃臨穎而洗耳孤竹長飢羞食周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

或高棲以違行

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

高風也

青雲之上身晦泥汗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死留系之為哉

與夫委體淵沙鳴絃揆日者不其遠乎

委體淵沙謂屈原懷沙自沈也鳴絃揆日

嵇康臨刑顧日景而彈琴也論者以事迹相明故引康為喻

臺佟字孝威

佟音冬反

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

武安縣之山也鑿金穴為

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

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

嵇康高士傳曰刺史執贄栗之贄往

孝威居身

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

君奉宣詔書多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

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

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

那餘語聲也音乃賀反

乃不二

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

後漢書
為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
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
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
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
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
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
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

風俗通曰百大
夫矯父之後也

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遯

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道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
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為稱然皆性先於慎汝南吳
蒼其畫之因道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納道
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耳不歎汝南在扶
風之末蓋聞其老

甚歸局

約

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老子曰
致虛極

守靜篤又曰
大國若享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

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

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
湯之幣聘為哉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君為堯舜之君堯舜之道吾豈若使君為堯舜之君
君豈若使是人為堯舜之人哉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

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魏

傳曰蕭史秦穆公特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
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在上一旦皆隨鳳皇飛

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洽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洽
上曰安公洽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也

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

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

世異之或云神僊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兔置為事

置兔網也毛詩序曰兔置后妃之化也開雉之
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故慎以為事焉所居俗化百姓美之

後漢書
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意驢鳴意音素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肯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禹生於石紀反於西羌西天之人也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

迫之乃遜辭詣府遜遜也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遊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踈裳布被竹筥木屐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高一作喬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賢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屢音紀具反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謂詩書禮樂也學窮典

濱一本作濱

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
臣願聖朝就如衣職毛詩曰衣職有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
之鳳矣詩有廟曰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
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
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
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
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
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
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
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
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

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
後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
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削茅茨不斲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
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
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班亦升曰

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

不建人之無援行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

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大息言曰
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

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毛詩曰嘷其泣矣何嗟及二人欲與之語

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

獨拜於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請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飯德公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談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况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

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

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

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

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

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

襄陽

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今名取諸葛孔明姊為魏田門吏高卿子漢晉太康中為將領太守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

陳廡

而去後遂擁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襄陽記曰鹿門山

建武中六表場疾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真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

事違塵枉違遠也

逸民傳第十一

後漢書

卷五十五

七

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
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
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
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
太守。求子昇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
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易繫辭。五馬敢忘乎。求昇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
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
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
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
耒而歸。鄭文述禮記云。耒耜之上。曲者也。說文曰。耒耜曲也。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妻

觀宣霸妻

而一作霸。目之有愧。容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
出。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
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曹輩也。見客
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
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
平。霸屈起而笑曰。屈音渠。勿反。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
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
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
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
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
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文不能獨食。夫

後美八四

卷七十四

一

婦常力作供餼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
日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亦眉散賊經詩里施兵
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
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
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
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為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

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衛謂阿曰新婦賢者女

常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

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

以諫公並解見文苑傳也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今則

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

姜詩周郁妻

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

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表及

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臧書閣踵而成之

踵繼也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

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

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

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文詔融兄續繼昭成

之融兄名續見馬援傳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

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

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

芻蕘之謀慮前書曰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妾昭得以愚朽身當

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

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昔夷

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太伯違邠孔

子稱為三讓周大有疾太伯欲讓季李歷託採藥於吳所以光昭令

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

論語孔子之言也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

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薦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

有毫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

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

蠶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騰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誠

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

寵賴母師之典訓

母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年十有

年十有

四執箕箒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于今四十

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

累中內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

頑教道無素素先恒恐子穀負辱清朝三輔決錄注曰齊相子

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為長垣長母為聖恩橫加猥賜金紫漢

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

容它門取取宗族吾今疾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

用惆悵間作女誠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

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去矣猶言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

之牀下弄之瓦墼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

於地卑之也紡墼習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墼

其所有事於紡績也

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生繼祭祀也毛詩傳曰

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惟錡及釜于以莫之宗室備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

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不自名已有惡莫辭忍辱令垢常若

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作起執務私

事不辭劇易難也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

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絮齊酒食以供祖宗

絮齊也謂食也左傳曰絮齊豐盛也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

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

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

地之弘義入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

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由斯言

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

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

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

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失主之不可

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

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八歲入小學獨

不可依此以為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

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

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

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

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

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驪媒

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一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

婦容

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立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其尊至尊在不歸無二適之文故曰夫取伸也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二斬者猶曰不二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求畢失意一人是謂求訖田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陔輸陔輸不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也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

婦容

婦容

婦容

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求訖欲人定
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
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
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
而是固宜從令不爾猶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
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
不可賞影響言順從也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舅姑之愛
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
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
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
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

賢也叔妻

備平且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執也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
金物之堅者若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為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
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女曰媛也則能依義以篤好
崇恩以結援使微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
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
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
因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譽
布於中外耻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
君子謂夫也曰詩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
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辭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美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

則婦之行

凡斯二者

足以和美

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

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厭也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

昭女妹曹豐昭音亦毛詩射作數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

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

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

撰集之文作大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

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

盜泉尼不漱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苑傳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

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

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

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

樂羊子妻

當日知其所亡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亡無也以就懿德若中道

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

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

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

使食有它肉姑竟弃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

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

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

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

妻四子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安眾縣屬南陽郡四子以母非所生

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

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受

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與遇疾困篤母
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
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
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
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
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葺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楊
姜年八十餘卒臨終勅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
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
龔勝臨止並有遺令今
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
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
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

程文矩妻曹娥

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至元嘉元年縣長

沈娥遂隨公而沒衣字或作爪見項原列女傳也

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候為立碑焉

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
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南
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朝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朝見尚尚與之飲宴
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朝碑文成未出會朝見尚尚與之飲宴
成無所點定期差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
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
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
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
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
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
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
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

後漢書

卷之五

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它人之賢者猶丘嫂焉猶可喻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喻焉公伯寮想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

評升表隗妻

屈帳外聽者為軼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七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請賦云酒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離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離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以與俱亡娥不肯去曰然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沛劉長卿妻者同郡相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天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慙之共謂曰若

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書義
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
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
祖聿脩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尚
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相發婦縣邑有祀必膳焉膳祭祀
餘肉也
尊也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
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膳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
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荅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卒時
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嫖以駟輜百
乘馬二十四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
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
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

龐參青妻

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亦
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
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轤
撲交下周禮考工記曰軋長六尺
軋衆曰謂軋端壓牛頭者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
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
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豔且少常慮
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奕以采許之采
書
亦字伯益壽之子也
為太子文學早卒因詐稱病篤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
誓言令傅婢執奪其刀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勅衛其嚴
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
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

四燈盛裝飾請并相見共談言辭不輟亦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捷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齋糧賃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美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捷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

陰補盛道妻

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舩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象其形焉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

辯文妙於音律

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一絃也曰適

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與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嫁

後漢書

卷之四

三

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
名士及遠方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
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凄
旨甚酸哀衆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
文姬曰明公既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
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
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
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
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
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筆唯命於是是
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
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

重記表

膏

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兵欲共討不詳卓衆來
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
所向悉破亡斬截無遺尸骸相掌拒掌音直庚反馬邊縣男
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貌冥冥肝
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
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屢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并下日則
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
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
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
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
邂逅徵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

卷之四

列傳五

七

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
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
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
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無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
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推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
皆歎歎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遠征日遐邁悠悠三千
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為摧敗既至家人盡又
復無中外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
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築築對孤景但空糜肝肺
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為復
疆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
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

聖化妻

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
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其當寢兮
不能安寢音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士志節
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
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
禽兮食臭腥言堯離兮狀窈停堯離句奴歲聿暮兮時邁征
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
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冷冷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
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
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
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嗥失聲我掩耳兮不
忍聽追持我兮徒築築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

情心怛絕兮死復生列女後傳珍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婦人之正其

可紀者及幽都閑婉有禮容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所記也管彤亦管筆解見皇后紀



列女傳第七十四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後漢書八十五

南宋范曄撰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麗傳汝舟校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

事見風俗通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

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並在東方也夷有九

種竹書紀年曰后芬發即位三年九夷來御也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

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夷七年干夷來賓後

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蓋日之所出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曰暘谷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

人始畔太康啓之子也盤于游田十旬不反不恤人事為羿所逐也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

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

桀為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

作寇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即位征于藍夷也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

乙衰敝東夷寔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為革囊盛血仰而

射之命曰賦天也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罍楛矢管蔡畔周乃招

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誥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

夷滅淮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

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

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外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鶻倉持所棄外街以歸母母覆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名宮人聞之乃

更錄取長襲為徐君尸子曰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水經注曰黃水

一各注水與泡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陽以東海陵以北其地當之也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

國穆王後得騏驎之乘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赤騏驎乃

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造父解見於是楚文王

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關其入故致於敗乃

東夷

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

為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北齊東傳物志上徐王

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初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得天瑞自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乘厲王無道

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

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土疆

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公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

申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淮夷會于申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

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

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

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東走度因

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

位貊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麗兵當伐胡不欲行郡縣疆迫之皆亡出塞因犯為寇州郡歸咎於高句麗侯驩嚴尤奏言貊

人犯法不從騶起宜慰安之

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震北

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

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

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

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

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曰仲尼學鳥各於鄉子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其信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八侯伯子男皆號諸侯

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

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

行索或作橐音度洛反其侍兒於後隻身隻音人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

見天上有氣大如鷄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

夫餘國

男王令置於豕牢牢豕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

欄蘭即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

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今高麗中

疑此水是也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

餘而王之馬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

玉貂豹豹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大珠如酸棗以負柵為城有宮室倉庫

牢獄其人鹿麕大彊勇而謹厚不為寇鈔以弓矢刀矛為兵

以六玄田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

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

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

殺牛以躡魏志曰牛躡解者為凶合者為吉占其吉凶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

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

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兄
死妻嫂死則有槨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
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建
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
武厚荅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
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
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
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
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
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至靈帝熹平二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
王求屬遼東云

夫餘國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
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
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
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大家至
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
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
於中園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
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
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舩好寇
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
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歲貺東與沃沮北與

後漢書

卷五十五

四

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
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
以為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
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
高麗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
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麗掌賓主簿優
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為真
崑崙也樂浪玄菟四部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絜淨自意暮夜
輒男女群聚為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之神為靈星故以辰日祠於東南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
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禊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

高句驪國

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
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
入妻子為奴婢其昏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
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為封亦種松柏
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鬥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
弓所謂貊弓是也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王莽初
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為
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
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為下
句驪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
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支落大加戴升等萬

高句驪

高句驪

高句驪

後漢書 卷之七十三
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
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
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
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种擊破之斬其渠
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
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
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
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
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以遮大軍而
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
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二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
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也殺掠吏人

何羅國

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
公孫輔以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宮遂率馬韓
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
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
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忠
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
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
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菹醢以示百
姓幸會赦今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
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與
縣官戰鬪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四匹
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寧順

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
安平殺帶方令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
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
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

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

長夾音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

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

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為戶新死

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家人皆共一槨刻

木如主隨死者為數焉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為玄菟郡

後為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為縣屬樂

浪法注

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為沃沮

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

大人遂為使者以相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

發美女為婢妾焉文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

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入熹乘船寇抄

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

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

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

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并闕

之輒生子云魏志曰母立儉遣王傾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

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

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

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其人終不相盜無明戶之

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彥準自

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

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武帝年也歲君

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

為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

玄菟真番四部音音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

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

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

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

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侯皆歲時

新北國

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者舊自謂與句驪同

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者欲不請句男女

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

姓不昏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

麻養蠶作絲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

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祠虎以為神邑落有相侵

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

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

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

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

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

後漢書

卷五十五

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
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
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
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疇作絲布
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
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
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為飾及縣頸
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
紒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
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嚙
呼為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群聚歌舞舞輒
數十人相隨蹋地為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
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為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
為蘇塗諸亡逃至其中

皆有三種

皆不還之蘇塗
之義有似浮屠建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
身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
界地與之其各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
為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
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秬次有殺奚次
有邑借皆其
官各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
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貨
易皆以鐵為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
押之以石扁音補
典反并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
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絜清而刑法嚴峻其國
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
眾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準後滅絕馬

後集八十五

列傳三十五

韓人復自立為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謨等
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也謨音是光武封蘇馬謨為漢廉斯邑君使
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
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
小髻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
鮮使驛通於漢者二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
王居邪馬臺國案今名邪摩推今之誰也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
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
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
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腴冬夏生
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鵲或作雞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

倭國

骨為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
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
而著之並丹朱坊身說文曰坊墜也音蒲頰反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
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邊
豆俗皆徒跣以躡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
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
不淫不妬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
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
歌舞為樂灼骨以上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擲沐
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涂吉利則產以財物如
病疾遭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
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

倭國

倭國

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注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鯤人鯤音連分為三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史記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

倭國

在絕遠不可往來

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窟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二地既天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大尾短如麝尾狀此夷舅姑子婦卧息共一大牀器不相避地有銅鐘唯用鹿格為示以戰鬪摩礪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仍啖食之以為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高闕也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邊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紛亂

燕人違難謂南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衛滿入朝鮮既雜華夏之
也眇眇偏譯或從或畔也偏遠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漢書八十六

南宋范曄譏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潑傳汝舟校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高辛帝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

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

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槃瓠魏畧曰

有老婦居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下令之後槃瓠

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診候帝

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

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

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

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黃閣武陵記

數萬人中有石林槃瓠行跡今案山嶺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

異尤多望石室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

是槃瓠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鑿之結著獨力之衣僕鑿

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監字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

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

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

有尾形于寶晉紀曰武陵長沙盧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

稱赤髯橫裙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

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

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

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優寵

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妣徒說文曰妣女人之

反此已上並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

見風俗通也

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

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蠢爾

蠻荆大邦為讎毛詩小雅序曰采芑實王南征也芑言采芑于彼新

叔卿士命明其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

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共侯擊破之晉文侯至楚武

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

復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

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左傳晉楚鄢陵晉卻至曰楚二卿相及

吳起相悼王南奔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

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黔中故城在今歲

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賁布說文曰南蠻賁雖時

也賁詳冬友

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沅水出群柯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也。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邀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蠻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為郡擊破，從等皆降。三年冬，淩中蠻覃兒健等

南蠻

復反

淩水各源出今淩州崇義縣

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

作唐縣屬武陵郡孱陵縣故城在今

荆州公安縣西南

明年春發荆州七郡及汝南潁川弛刑徒吏

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

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淩中賊

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

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奔營走還淩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

元四年冬淩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淩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懷

怨恨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

明年秋淩中蠻四千入並為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零陽縣屬武陵郡也著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

卷之六

傳二十六

三

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弃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漚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一萬人圍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由結深山至永興元年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來心降散示

南蠻

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衆至萬餘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鼓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弃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於是右校令度尚為荊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析奔走廖音力弟反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三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二

四

年武陵蠻復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日蠻雕題

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也其西有

嗽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

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許人是也其曰震南州異物志曰

鳥許地名也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間同候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並以其肉為肴茹又取其觸體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為珍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

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

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曰德不加焉

則君子不饗其質質亦贊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

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爾雅曰黃髮也皆耆老壽也

曰父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尚書大傳作別風注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事見尚書大傳稱先王之神致

南蠻

以薦于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

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

佗自立為南越王傳國五世前書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時為南海尉佗孫胡胡子嬰齊嬰齊子興

也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趾刺史領焉其

珠崖儋耳二郡在海州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

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

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合率善

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

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以豹為珠崖太守即就威政大行

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

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莽輔政元始二

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

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為髻於項也。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徒中國非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號今呼為僮人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雉至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產冷縣雒將之女也。產音莫支反冷音零嫁為朱戴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脩道橋通障谿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

南蠻

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領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眾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連音卓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

印紫綬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為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為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

南蠻

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珍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在將師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任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

南蠻

南蠻

南蠻

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
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
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
中守以斬首捕虜上功不實免焉唐言之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
太守前書曰舍字君倩初徵為諫議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宜即拜良
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
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
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
是領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
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
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為桂陽太守桓帝永壽
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

南蠻

令眾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兒音五詔
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為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
首二千級渠帥屯據日南衆轉疆盛延熹三年詔復拜夏
方為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
率詣方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
許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
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阯合浦烏許蠻反
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萬人攻郡縣四年刺史朱雋擊破
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審相氏鄭氏皆出
於武落鍾離山代本曰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
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
眾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沈唯
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
荆州國曰副夷縣西有溫泉古老相傳此泉元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
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並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為陰陽石陰石常
濕湯石常燥盛弘之荆州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于陽石之上素今
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巴即魚復
縣注云水色清照十丈沙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
石罅人見澄清因名清江也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
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
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
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代本曰廩君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
嬰此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
受縷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
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也廩君於是君乎夷城此二上
並見代
也本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
遂以入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

南蠻

秦女其氏辭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
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幪布八丈
二尺雞羽二十簇說文幪南蠻夷布也音公亞反毛詩四簇既均儀
禮矢簇一乘鄭玄注曰簇猶侯也侯物而射之也
幪作蒙幪作簇者並誤也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
事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澠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澠音
屠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
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
蠻許聖等巫縣屬
南郡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
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岨隘
久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蠻乃
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
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

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黃攘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

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華陽國志曰巴夷廖仲等射殺之也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

欲力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優寵之免其一頃田之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筭之錢復音福傷人者論殺人得以倓錢贖故一戶天纂文曰倓蠻夷贖罪貨也音徒濫反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

酒一鍾夷人安之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及龔七姓不輸

租賦餘戶乃歲入賓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閬中有

黃蠻

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佗

喜歌舞喜音厓記反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至于中興郡守常率

以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

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

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

敗始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

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故城

後漢書

卷之六

是也至楚文王始自丹陽遷於郢
美志云南郡枝江縣有丹陽縣也
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
州郡亂太守李顥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
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益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
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宛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
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羅酷刑故
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
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
詔赦之即皆降伏至中平五年巴州郡黃巾賊起板楯蠻
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
之

南夷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
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推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
其外又有雋昆明諸洛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葉榆縣屬益州
葉榆縣屬益州地方數千里

無君長辨髮隨畜遷徙無常自雋東北有茆都國東北有
冉駹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駹東北有白馬國氏種
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邈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
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
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
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
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柯太守吳霸
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
王三郎神是也

前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邈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
云邈水通鬱林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捐

安竹於野成竹林今三石以竹林是也王常後人上左右初楚傾襄王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網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

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椽船牂柯處乃改其名

為牂柯異物志曰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

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梳根木可以為麩百姓

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梳根木外皮有毛似疥癩而散生其木剛作蠟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麩米片又以

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

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南越志曰番禺縣之西有江浦焉光武嘉之並加褒賞

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

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

焉珍官至荊州刺史華陽國志曰尹珍字道真母歟縣人也

南夷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州

郡割牂柯越雋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

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未更淺狹有似

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

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怙怙奢後也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雋姑

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略吏人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

蜀吏人及轉兵殺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

剋而還以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漑灌墾田二

千餘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

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

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

後漢書

侯嘉其名於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武八年，夷

渠帥棟蠶與姑復，揲榆拊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

叛，殺長吏。姑復縣屬越雋郡，餘六縣並屬益州郡也。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

保朱提。縣屬犍為郡，朱音殊提音題。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

漢，捷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

水入益州界。瀘水一名若水，出犍牛徽外，經朱提至犍道，入江在雋

得無害也。以諸葛亮表云：五月度瀘，言其艱苦也。羣夷聞大兵至，皆奔壘，奔走尚獲其羸

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

月，追至不常。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常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

曰：武帝通傳南出，直不常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因名不常以章其先人惡行也。斬棟蠶帥，凡首虜七

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

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

南夷

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

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

討之，不能尅，朝議以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

如弃之。太尉掾巴郡李顥建策討伐，乃拜顥益州太守，與

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顥卒後，夷人復

叛，以黃漢景毅為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

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十云。少年未多年也。

京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

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為龍，出

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

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為語謂皆

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

後漢十六

為父所舐而黥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
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
畫其身象龍又衣著尾自此以上並見風俗通也九隆死世世百餘哀年傳曰九隆代相得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九子哀牢代哀牢乃分置小王
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
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箬船箬音蒲在反縛竹木為箬以南下江漢擊附塞夷庶芟芟音多其種今見在庶芟人弱為
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百餘
里箬船沈沒哀牢之眾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
萬人以攻鹿芟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
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眾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
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芟輒被天誅中國其有

南夷

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
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駕太守鄭
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
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
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
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
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雋唐續漢志六縣謂不常雋善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之度蘭倉水也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
蘭津度蘭倉為心人哀牢人皆穿鼻脣耳其渠帥自謂王
者耳皆下有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
桑知染采文繡刻筵刻解見李恂傳筵未許帛疊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

桑知染采文繡刻筵

傳筵未許

帛疊

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

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

為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謂國有相木其華幅廣五尺絮白

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

漢竹見華陽國志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華陽國志曰蘭澹水有金

傳物志曰光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

珠即江珠也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疑堅乃成

傳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千歲化為虎魄水精瑠璃

魄今大山有茯苓而無虎魄水昌有虎魄而無茯苓也軻虫蚌珠

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

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

二品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鄺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

珠也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

數為羣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羈子土人織草為屨數十鞞相連結

猩猩在山谷見酒及羈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

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云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羈子嘗

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故之羈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

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泣即左思

賦云猩猩帝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問餉何物猩猩自

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頗似龍

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雲台用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見華

志曰百色蒼白其皮溫煖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

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為永昌太守純與哀

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

俗安之純自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

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嶲唐城太守王尋

奔排揄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嶲

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郡國志曰屬昆

明夷國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

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為破虜傍邑侯永元六

年郡徼外敢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

徼外蠻及揮國王雍由調揮音擅東遣重譯奉國珍寶和

南夷

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徵外僊
僥種夷陸類等三十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
寧元年揮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
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
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
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
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汙澤因
名為邛池南人以為邛河在今邛州越嶲縣東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

長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金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婦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燒鱗之飴之後稍長大參長丈餘令有駢馬蛇遂咬殺之令因大忿恨責蛇出蛇燒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燒蛇乃感人以靈言願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難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勿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此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白河唯燒宅南表

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聲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爰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為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以

為越嶲郡嶺水出今邛州邛都縣西南嶺山下前其土地平原

有稻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禺同山在今邛州揚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鷄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與國志曰碧雞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略與

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以為軍侯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為邛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為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授越嶲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嶲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

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以勞軍因嚴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郡屬巴郡齊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安漢縣屬巴郡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為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縣賦斂煩數五年以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殺遂父令遂父故縣在今靡州靡州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衆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

南夷

竦將兵至揲揄擊之賊盛未敢進先以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以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即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順桓間廣漢馮顛為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祚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祚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南夷

所居焉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龍西人好乘馬馬鬮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酥一年不啻食病愈身輕追道王問之自云五嶽使入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間暮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昇非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奔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

旌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

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輔作輔梁國寧陵人在州數歲宣示

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

狼槃木唐敢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

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歧有夷之行詩周頌也傳曰歧道雖僻而人不遠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皆曰歧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歧道阻險而人不推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

狼王唐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徑邛來大山零高坂山海經曰崦嵫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來山一名邛笮故邛人作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煮冰夏結冬則劇寒王

陽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長貧若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言詩人難

阻但以文王之道人為難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

難正草木異種為獸殊類有健為郡採出恭與之習狎頗

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

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解見陳

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

大漢是治提官與天意合魏晉更譯平端劉驥不從我來

支留聞風向化微衣所見奇異知唐多賜繒布邪毗甘美

酒食推潭昌樂肉飛拓托為中悉備烏後蠻夷貧薄讓

龍無所報嗣莫支願主長壽佛維子孫昌熾莫擇遠夷慕

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後讓日入之部且交慕義向化繩勤

歸日出主陳維且聖德深恩聖德與人富厚魏注冬多霜雪
流瀟夏多和雨齊和寒温時適魏注人多有魏注推涉危
歷險碎危不遠萬里莫受去俗歸德附德心歸慈母仍路
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土地境垺魏注食肉衣皮
阻蘇不見鹽穀莫功吏譯傳風周譯大漢安樂是漢攜負
歸仁既優觸冒險陔雷折高山岐峻倫嶺緣崖磻石沃路
木薄發家息落百宿到洛理父子同賜補懷抱匹帛
懷傳告種人傳言長頭臣僕陵陽肅宗初輔坐事免是
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
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旌牛徽外白狼樓薄蠻
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
綬小篆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徽

南夷

外汗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鬱陵城殺長吏二年貢
衣道夷邑長令田田名與徽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齊黃
金旄牛牝顧野王曰牝結毛為飾也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
號為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旌牛夷叛攻零關郡國志零關
殺長吏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
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
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鬱陵殺長吏四年捷為
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
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
冉駝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
宣帝年也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
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

郡

及隗囂滅其酋豪乃昔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入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氏人大豪齊鍾留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為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談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書要約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

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脚之倫獸居鳥語之類緩耳瞻耳也獸居謂穴居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謂護匈奴中郎將及戊巳校尉等編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謂護匈奴中郎將數都護部守之帶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

備夷

沈沙棲陸之瑋寶珠王金碧也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帷焉胡虎魄之類

又其實燄火毛毳馴禽封獸之賦軫積於內府火毳即火浣布也馴禽鸚鵡也封獸象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百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遠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汗以火燒之則清潔也傅子曰長老說漢桓特梁真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伴爭酒失杯而汗之真偽悉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燄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威粲然潔白如水澣也夷歌巴舞

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筭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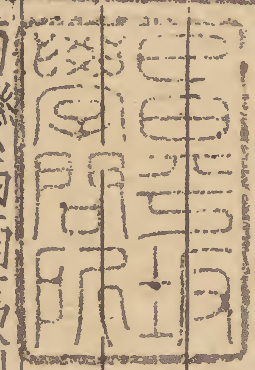
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多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贊曰百蠻蠢居仞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蠢小貌也鏤體文身也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乎

衣草

二

二

改襟輸寶襟字信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西宮市立図書館第七十六

文化庁印

